

# 喋喋喃喃

ちようちようなんなん

当樱花盛开的季节到来  
我的恋情也随之绽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小川糸 著

陈宝莲 译

ちようちようなんなん

# 喋喋喃喃

小川糸

著

陈宝莲

译

本书原出版者为日本白杨社,经授权由重庆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CHOUCHOU NANNAN

by Ito Ogawa

Copyright © 2009, 2011 Ito Ogaw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and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 Ltd. and Youbook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15)第 177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喋喃喃 / (日)小川糸著;陈宝莲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29-11234-9

I. ①喋… II. ①小…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92 号

## 喋喋喃喃

DIEDIE NANNAN

[日]小川糸 著 陈宝莲 译

责任编辑:钟丽娟 张蕊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mm×1092mm 1/32 印张:9.75 字数:160 千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1234-9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新春	/3
梅	/31
赏花	/56
待鸟来	/79
五月雨	/102
待风来	/126
文月	/152
秋风	/176
菊	/200
小春	/224
待雪来	/249
待春来	/294



ち  
よ  
う  
ち  
よ  
う  
な  
ん  
な  
ん

⋮

喋  
喋  
喃  
喃



## 新春

水芹、荠菜、鼠曲草、鹅肠草、宝盖草、芜菁、萝卜。切成细丝放进雪白的粥里，整锅粥顿时化作春天。

开工日的早上，我用炉火熬煮七草粥。

刚才在厨房洗洗切切时，发现后院的蜡梅开了。细嫩枝头上绽放朵朵黄花。

吃完七草粥，靠到火盆旁边，吃着年菜剩下的黑豆拌优格时，“叩叩”，有人轻敲店门。那内敛的敲门方式，我知道一定是圆香。拉开落地窗帘，打开拉门，莲见圆香一身少女似的可爱装扮站在眼前。

“哎呀！好可爱的和服哦！”

圆香看着我身上的梅花图案和服，走入店内。

今晨气温骤降，水钵表面结着一层薄冰。几天前散步时拾回的红白色相间茶花，在冰上凛冽地绽开花瓣。

“新年好！”

我走下水泥地，郑重鞠个躬道：

“今年也请多多关照。”

圆香重重地坐在门槛边的老位置上。

我赶紧把坐垫滑到她臀下。身材娇小的她把脚放在脱鞋阶上，整个人刚好窝在那个地方。穿着亮蓝色可爱芭蕾舞鞋，那样子就是典型的爱漂亮的圆香。

“这个，恭贺新禧。”

她将手伸进毛背心里面，掏出一个绿色纸包，随手放在榻榻米上。是附近那家和果子店“桃林堂”的包装。

“是五智果<sup>①</sup>，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去煮咖啡。”

我站起来，确认火盆上铸铁壶的水沸腾了没。住在同一区的圆香，常常送点心过来。

她和儿子媳妇同住，但和媳妇处得不好。一个屋檐

<sup>①</sup> 五智果：东京甜点名店“桃林堂”的招牌甜点。将季节性水果或蔬菜以蜜熬煮，撒上白糖。有点像水果干，却又保留了水果的风味，非常特别。



下，各自过活。她说只买一人份的点心很尴尬，所以总是连我的份一起买。有时候当场打开，一起享用，有时候我忙着招呼客人，她就带一半回去。

我要解开包装绳时，她在火盆上搓着手说：

“不用、不用，这是贺年礼，小笺自己以后慢慢吃，我只要咖啡就好。”

在这栋建了近六十年的长屋里，即使用上了火盆和火炉，风还是会从四面八方的缝隙吹进来，传来一阵阵透骨的寒意。

我煮了两人份的咖啡，顺便吃完剩下的黑豆优格。

“小笺，新年怎么过的？”

圆香喝着刚煮好的咖啡，直勾勾地盯着我问。

“初一回娘家拜年，其他时间都在这里。”

虽然用“娘家”这个词感觉有点生分。

“因为都没动静，我还以为你出国旅行了。”

“哪有出国？只有初三那天去了上野东照宫看冬牡丹，然后就是看书、回贺年片了。”

“春牡丹虽美，冬牡丹更是好看，尤其是下雪的日子。我死去的老公也很喜欢，一下雪，就带我去看。”

圆香怀念地眯着眼睛说完，即兴咏出一首俳句：

“冬牡丹，恋情藏在心。”

牡丹园里，几个写着俳句的木板，装饰在花株之间。

听到圆香的俳句的瞬间，那株茅草护茎、娇弱绽放薄嫩花瓣的粉桃色“八千代”牡丹的风姿，在我脑中苏醒。

“对了，花子还好吧？”

“老样子。”

圆香和我妹妹花子特别合得来。

在我眼中怎么看都像广告人的花子的和服装扮，圆香硬是夸说可爱；圆香那像橄榄系少女<sup>①</sup>的打扮，花子也看得眼睛发亮，直说俏皮可爱。因为彼此都欣赏对方的服装品位，向来没规没矩的花子对圆香说话时倒是都用敬语。

圆香闲聊一个小时后回去，也许是她爱看的电视节目开始了吧。

我在还留有东京旧市区风情的谷中区，开店卖古董和服。老旧的木造建筑，一楼是店铺，二楼当住家。店

---

① 橄榄系少女：八〇年代，日本有一热门的少女杂志《OLIVE》，曾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女性世界观。有专家认为，现在的森林系女孩其实是橄榄系少女的回归，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仅仅追逐潮流关注外表，更关注外表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名叫“姬松屋”。

突然到这块毫无渊源的地方开店的我，等于从零开始，但在得到亲切居民和外地客的人脉网络支持后，勉强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最近喜欢古董和服的年轻人渐渐增加，来附近喝咖啡和逛画廊的人，也会悠然进店，买套和服回去。生活虽然俭朴，但衣食无虑。

大概很多人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不想出门，店里门可罗雀。刚开店时有两位女客，之后隔了约一个钟头，才有一组法国观光客家族上门，但只卖出先前两位女客之一要的黑色棉绒和服袜。也罢，我打起精神，清扫玄关前的落叶。

水钵中，早晨结的薄冰已完全溶化。浮着红白色茶花的水中，金鱼悠悠游动。红色的是阿福，黑色的叫金太郎，几年前在諏访神社夏日大祭时买的。没被野猫叼走，直到现在仍自在徜徉于水钵中。

打扫完门前和整理盆栽后，回到店里，下午三点半。正想休息一下品尝圆香送来的点心时，听到男人的声音。“有人在吗？”我瞬间以为是父亲，那像穿过特制圆筒、类似单簧管低音、听起来很舒服的声音。心想“不会吧”，转头一看，是个陌生的男人，小心翼翼从拉门缝隙探出头来。那时，我感到一阵柔畅的风微微飘起。

“欢迎光临，请进。”我恢复平常心，朗声招呼。

他的音质酷似我父亲，但外表一点也不像，真是一股奇怪的感觉。

他把重重的背包放在榻榻米上，小声说，失礼了，然后解开鞋带，脱下鞋子。他把鞋头朝外放好后，再度起身，像不敢搅乱空气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前进，停在放和服的架子前，轻轻触摸几件和服衣料。

“您要找什么？”

我静静走过去，问他。

“啊，我要找和服。”

急促上扬的语调。

“想找什么样的呢？”

“男人的，有吗？”

“男性和服在那边。”

我指着最里面的衣架角落。因为男性和服的需求少，都堆在货架最里面。他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扛起背包，又轻轻走到最里面。

“其实，我在找参加新春茶会时要穿的和服。”

“您在学茶道？”

“刚刚入门……”

他有点紧张地说茶会服饰中必要的裙裤，朋友已经

答应借他。

我也跪坐在旁，一起帮忙找。虽然有一些旧的粗布和服及冲绳的麻料和服，但能立刻派上用场的好和服很少。喜欢和服的年轻女性增加，但年轻男性穿和服的极少。因此，姬松屋的男性和服，说它们是实用衣物，不如说更接近趣味性的行头。

终于，在衣架下层找出一件状况不错的和服。料子是丹后绉绸，参加任何茶会都不失礼。粗略检视一遍，没有污渍和脱线。我抽出和服，比对他的肤色，看起来还不错。

他穿着外套，我看不准身材，单看脸，不胖也不瘦，尺寸大概没问题。我请他脱掉黑色外套和深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站到镜子前。

他里面穿的是拉夫劳伦的条纹衬衫，我也有一件同品牌的开襟毛衣，于是感到有点亲切。我一靠进，闻到他脖子周围散发的水果清香。

我绕到他身后，提起和服领子披在他肩上。他进来时我不觉得那么异样，但近身并立时，发现他的头几乎比我的大一半。

我脑中计算他的身高，帮他套上袖子。他两手平举，像纸折的一样一动也不动。两人都是面对镜子的状

态，我从后面伸手绕到他胸前帮他交叉和服的上下衿，带子在他腰骨上缠两圈，清楚感受到他那肌肉结实的健壮体格。

“非常适合呢，好看！”

我不是恭维，是真心话，亮绿色的和服真的很适合他。

“我没穿过和服，有点不好意思。”

他微微一笑。

“和服啊，习惯就好。”

我才说着，放在旁边的夹克口袋里传出手机的震动声。

“抱歉。”他笑容一收，看着来电显示，皱起眉头。

大概要讲很久吧，他身上还套着和服，穿上鞋子，走到外面接电话。太阳已经偏西，没穿外套和夹克，我担心他会着凉感冒。

我犹豫是不是要对初次上门的客人那样亲切，想了一下，还是轻轻拿起他的外套。是比外观轻盈许多的羽绒衣。我把它压缩在胸前。羽毛和羽毛的缝隙间，散发他的清香体味。

正要往外走时，他讲完电话，从雪松那边走回来。他已经习惯和服套在身上，呼出淡淡的白色气体。

“打扰了，抱歉。”他怯怯地走进店内。

“我有件工作必须紧急确认，这附近有咖啡厅吗？只要能使用笔记本电脑就好。”

他露出非常困扰的表情。

“往前走不远，有家叫谷中‘Bossa’还是‘Nomad’的咖啡厅，但现在过年，不知有没有开？不介意的话，就用这里的桌子吧。今天也没什么客人，闲得很。”

可是……他嘴里咕哝着，盯着手表，专心盘算什么。然后，说声“抱歉”后就从背包拿出小笔记本电脑，放到桌上，开始工作。

不知是忘记了还是穿得舒服？他就穿着和服，凝视计算机画面。肯定是和这件和服有缘吧！我也不介意，径自盘算起去年年底进货的和服该怎么处理。很少和客人这样一起度过时间，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尽量不发出声音，实际上对工作根本心不在焉。

他用笔记本电脑及手机和对方反复沟通，那一切于我，谜如咒语。我虽然有手机，但几乎不用，也没有笔记本电脑。不知道怎么寄发电子邮件，就连鼠标也是最近才学会的。虽然紧迫的对话持续，他的用语始终客气，不介意对方再三重复同样的问题，也没有不耐烦，还是详细回答。

大约一个小时候，他大大叹了一口气，关掉笔记本电脑。那并不是困惑和疲惫的叹息，而是隐约传达工作告一段落的放松。

“总算搞定了，谢谢。”

他深深一鞠躬。表情跟刚才回到店里时完全不同，开朗有劲。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外面天色已黑。

“这是五智果，是附近和果子店的点心。”

他终于发现自己身上还套着和服，带着歉意脱下后，我请他吃点心。刚才和他闲聊挑选和服的时候，我也起意冲泡起许久未喝的抹茶。

“我以前也学过茶道。”我往茶碗注入少许热水，用茶筴刷一刷，说道。

“我才刚学，这次的新春茶会是第一次参加的正式茶会。”

“值得期待哩。”

“其实是我去年身体搞坏了，都说工作压力是最大原因。在数字世界，不就真的一个按键可以让一切消失无形吗？比如说，烧了这件和服，和服虽然没有了，总还剩下灰烬。可是，计算机上的数据只要一消去，真的是一切归零。当初亲手接触确认过的东西全都没了。我察觉这点后，心中惶惶不安。一出院就直奔茶道教室，因



为我母亲从前雅好此道……抱歉，说了些有的没的。”

我很想说“不要紧”，可是发不出声音。

我再次平定心情，打开茶罐，用茶杓舀出一杯半的抹茶，放进茶碗。那一瞬间，冒起醒脑的新鲜抹茶香。他还没吃点心，我再度劝进，缓缓地将铸铁壶的热水冲入茶碗，柔柔的白色蒸汽扩散。

圆香今早拿来的绿盒子里，装了胡萝卜、香菇、金柑、牛蒡、芹菜。我一向只买桃林堂的小鲷鱼烧，五智果倒是头一次吃。

看见他把糖渍香菇放进口中，我搅动茶筴，起泡时偷瞄一眼，他表情古怪地嚼着。

“请用！”

我正面向他，仔细将茶碗转一下，递给他。茶碗是闲暇学陶的父亲在我二十岁生日时送的乐茶碗对杯之一。

他咕嘟咕嘟喝光抹茶，唇角沾着泡沫，双手扶在榻榻米上，认真看着黑色的乐茶碗。

我看他似乎很感兴趣，请他用红色的乐茶碗帮我泡抹茶。喝下一口，没有涩味的上品圆润茶味。

“非常好喝。”

我慢慢品尝味道后才说出感想，他松一口气，露出非常沉稳的笑容。我像吸掉最后一朵泡沫似的喝完抹茶